

算法笼罩下,叩问艺术美

编者按:当下,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文艺创作,AI绘画、AI影像、人机共创作品层出不穷,正重塑着大众的审美方式与艺术认知。当技术让艺术创作变得唾手可得,我们应该如何区分、欣赏泛化的视觉美与真正的艺术美?北京语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原院长王一川教授,从大众日常可感知的审美体验切入,层层拆解美学核心命题,为大家打开一扇通往美学殿堂的门。



浙江省博物馆“山水之间——《富春山居图》人文数字陈列”，观众拍照互动。



法国巴黎卢浮宫《蒙娜丽莎》前游人如织。

本文图片均由视觉中国提供

交融、虚实相生、韵味悠长的艺术形象系统。杜甫的“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”，一个“重”字就把春雨过后花朵沉甸甸压弯枝头的感觉写出来了。又如中国画讲究留白，中国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：“以虚带实，以实带虚，虚中有实，实中有虚。”

不过，意境依托于古典社会完整的生活世界，现代语境下这种完整性已被打破。古典美以碎片化方式流散并顽强重聚，我称之为“流兴”。所谓“流兴”，是指现代中国艺术中古典感兴美质的流散及重聚状况，是古典艺术美传统在现代流散中重构的结晶。在新的现代生活境遇冲击下，衰败中的古典感兴传统顽强寻找重构途径，而这种重构过程本身释放出独特的艺术美品质——宛如一瓶美酒在酒瓶碎裂后所溢出来的深长醇香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便是如此，翠翠在渡口边等待，半夜山歌激起人们深沉的文化乡愁，让人从这些残存的文化片段中，真切地感受到古典美挥之不去的余韵。

艺术创造必须由人来做

最后，我想谈谈AI。当下AI绘画、AI创作日益普及。今年央视春晚有一个节目《贺花神》运用了人机共创的方式，让十二位演员代表十二个月的花神，并配合AI生成画面表演，我觉得相当成功。但今年还有一台全部由AI制作的网络春晚，四位主持人都是由AI生成的，整台晚会没有真人，没有现场。美是美的，但我看完以后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不对劲。春晚要的是什么？是阖家团聚仪式的在场体验，是亲情互动，是屏幕内外的情感联结，是亿万观众共情的欢愉感——这些东西，再高能的AI也给不了。

AI拥有的是“测算”能力。人类拥有的是“判断”能力。AI创作具备一定的原创性与艺术性，但本质为算法测算的结果，缺乏人类独有的生命体验、情感温度与精神思考。艺术创作的核心是人类心灵的投射与精神的传承，这是AI无法复刻的。真正的艺术美，能让我们怦然心动，唤醒灵魂深处的共情。

AI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，但艺术创造这件事，必须由人类亲自来做。面对人工智能浪潮，我们应坚守人类审美底线，保持对算法美学的警觉与制衡，守护艺术独有的心灵温度与人文价值。因为艺术是“要命”的事情——艺术创作是为了让人类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找到合适的符号形式，从而延续下去。

（本报记者林婧、竺佳根据王一川在宁波东方理工大学“人文与艺术大讲堂”的演讲整理。）

让故乡与异乡在纸上相遇。

“钢笔画没有艺术欣赏门槛，不分年龄，不分国度。”麦浪这样理解，“在快节奏的时代，它是对‘慢’的一种坚守。”

比照片还真实

作品走出国门后，麦浪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方向：艺术不能只挂在展厅里，它应该长进城市的肌理。

2019年，他把画室搬进温州双井头——一个被遗忘的城中村。巷子窄，墙皮剥落，邻居们起初十分不解：一个画家来这儿做什么？

麦浪没解释。他买好颜料，带上学生，在老旧斑驳的墙面上画了起来。一只猫跃上瓦檐，几枝桃花探出墙头，老温州的生活片段在灰泥墙上渐渐显影。路过的阿婆停下脚步，看了一会儿，转身从家里拿出一颗大柚子，笑着称赞：“后生儿，你画得真好。”

渐渐地，巷子里的孩子也纷纷拿起画笔，大人们也陆续加入。“艺术家要创造美，画室落在哪儿，就要让那个地方变美。”麦浪说。

而真正让他感到这支笔有重量的，是他为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队员画的“3号码头”。

为了精准还原古码头原貌，麦浪查文献、问细节，一一校准瓯江潮水的高度、石阶的走向等诸多细节。当最终画稿完成时，考古队员激动地说：“对，就是这个样子！”

这幅钢笔画最终成为朔门古港遗址3号码头的“官方复原图”。2022年，朔门古港遗址参评当年的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，这幅作品被放大展示在评审现场，评委们认为“比照片还真实”。

“一支钢笔，为一座城市的历史留下了不可替代的视觉档案。”温州朔门古港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梁岩评价。

在此之后，麦浪还受邀深入泰顺的廊桥、古村之间，用50幅钢笔画为泰顺古建做了数字化存档。

麦浪不知道百年后是否还有人翻看这些画。但他知道，至少此刻，那些被遗忘的码头、石阶、老墙，正在他的纸上重新呼吸。

王一川

我们常说“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”。这句话有两层意思：世界上有美，所以人才爱它；人心里有美的种子，所以才能发现美。那美到底是什么？这个问题被追问了两千多年，从柏拉图时代一直到现在，仍然没有统一答案。但不管理论上怎么争论，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感受美、体验美——春天的花开、黄昏的落日、一部让你心潮难平的电影，这些都是美。

那艺术美又是什么？

什么是艺术美

要理解什么是艺术美，不妨先搞清楚什么不是艺术美。

自然美不是艺术美：你无法从形式中直接读出它的心理状态。看到黄山的松树时，你觉得很美，但一棵松树再好看，它不会告诉你它在想什么。社会美也不是艺术美，比如体育健儿在赛场上的英姿，随着运动员生涯的结束就难以再现。科技美也不是艺术美，DNA的双螺旋结构虽具独特的形式美感，但侧重理性的科学探索；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



王一川：北京语言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，曾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、院长，著有《修辞论美学》《艺术公赏力》《艺术史学要略》等。



由王一川担任联合总主编的《中国当代文艺评论家评传》丛书第一辑。

虽有工业设计之美，却仍受制于实用功利需求。

那艺术美是什么？它是人工创造的、能够从感性符号形式中直接呈现人的心灵状况、满足无功利鉴赏需要的独特美学形态。其核心在于以心应心、唤醒共情。

艺术美的实质，首先在于社会生活中由感性直觉而引发的心灵感动，而非纯粹思辨。柏拉图认为最真实的是“理

式”，艺术是理式的影子——在他看来，理式不是内心简单的观念，它是客观的、是最高层级的概念。画家要画出什么东西，先得有理式，然后才能落笔。这种客观唯心主义观点颠倒了艺术美与生活美的关系。事实上，先有生活美，后有艺术美。艺术美不是生活美的照搬，而是艺术家对生活美的提炼与再创造的结晶。

艺术美还有几个重要特征。首先是

“直接性”——不是让你苦苦思索才能感受的，而是不由分说地一下子就打动你。其次是“符号形式性”，比如电影《涓公河行动》，讲述的是中国船员在涓公河遇害的真实事件，导演通过影像系统将真实事件加工成扣人心弦的故事，这就是符号形式的力量。第三是“心灵性”，这是最关键的一点。黑格尔说过，唯有心灵能涵盖一切，只有经由这样一种崇高且独一的境界产生出来的美，才是真正的美。艺术美往往要拯救、要抢救、要保存，要体现人类心灵的美、精神的美、理想的美。第四是“跨文化性”。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的节目《折柳寄情》，让外国观众也能理解中国人那份独特的深情。此外，艺术美还具有“持久性”。例如，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距今已有六百多年，依然能让人心驰神往。正所谓人生短促，而艺术长存。

美学的形态与回响

从具体形态来看，西方美学最基本的一对范畴是优美与崇高。优美往往“体积”小、形式和谐，比如《断臂的维纳斯》《蒙娜丽莎》。崇高则“体积”巨大、气

势雄伟，比如苏轼的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；崇高也可以是内心的博大——丢勒所绘《母亲肖像》，画中老人饱经风霜，颧骨突出，满脸皱纹，看上去甚至有点凶。但正是这幅作品，记录了一个饱经忧患的生命。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说，如果我们能抑制住第一眼的不适之感，也许就能大有收获。

悲剧和喜剧是另一对重要范畴。对于这两者的认识，鲁迅的解释至今无人超越：“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，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。”悲剧一定要有苦难，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对抗苦难的精神。如果只有苦难没有抗争，那就是生活里的倒霉事，不是美学上的悲剧。古希腊悲剧《安提戈涅》里，女主角明知违抗国王禁令就得死，但她为了心中的理念，毅然选择殉葬。而喜剧，是让人看出那些无价值的东西的荒谬。《阿Q正传》里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典型——被别人打了，心里想“我总算被儿子打了”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再说说中国古典美学中的艺术美。学界有三种观点：美在意境，美在意象，美在象。这三种观点各有其道理，可以共存。意境是中国古典抒情艺术中情景

本报记者 张银燕

温州市区小坝坊的一间画室里，麦浪指尖的钢笔像啄木鸟，“笃笃”地在纸面上行走。纸上，一座清代门台的飞檐正从密集的线条里“生长”出来。

1978年出生的麦浪，本名钱胜益，是位钢笔画家。自2017年起，他一笔一画地留住温州古建筑的美。从百里坊口的老榕树，到百年书香浸润的玉海楼；从乐清东塔的沧桑轮廓，到楠溪江畔的卵石墙垣……麦浪想做的，不只是留住斑驳的纹理，更是用纯粹的黑白两色，表达对故乡的深情，守住属于故乡的文脉记忆。

黑白之间，落笔无悔

麦浪与线条的缘分，始于儿时的连环画。《说岳全传》里将军铠甲的细密纹路和战马的矫健身形让他着了迷。后来学画，同学们都用铅笔，他却偏爱钢笔——因为无法涂改，每一笔落下前都要想透。“这能锻炼自己‘落笔无悔’的能力。”麦浪说。

2012年，麦浪在杭州举办首次个人油画展，展出的45幅作品中穿插了几幅钢笔速写。而这些作为“配角”的钢笔速写，引起了当时《拱宸》杂志执行主编任轩的注意。彼时，中国大运河正在筹备申遗，这本由运河申遗办公室主办的杂志，需要一位能用钢笔画表现运河古韵的画家。

此后三年，麦浪担任了《拱宸》杂志的特约画家。他乘坐水上巴士，往返于拱宸桥至武林门的运河沿线，用相机记录运河两岸的古桥、古码头、古仓，再用钢笔画逐一复原、呈现。2014年，大运河申遗成功。《拱宸》杂志作为申遗资料之一，被带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现场，麦浪的钢笔画，也成为世界读懂中国大运河文化的一扇小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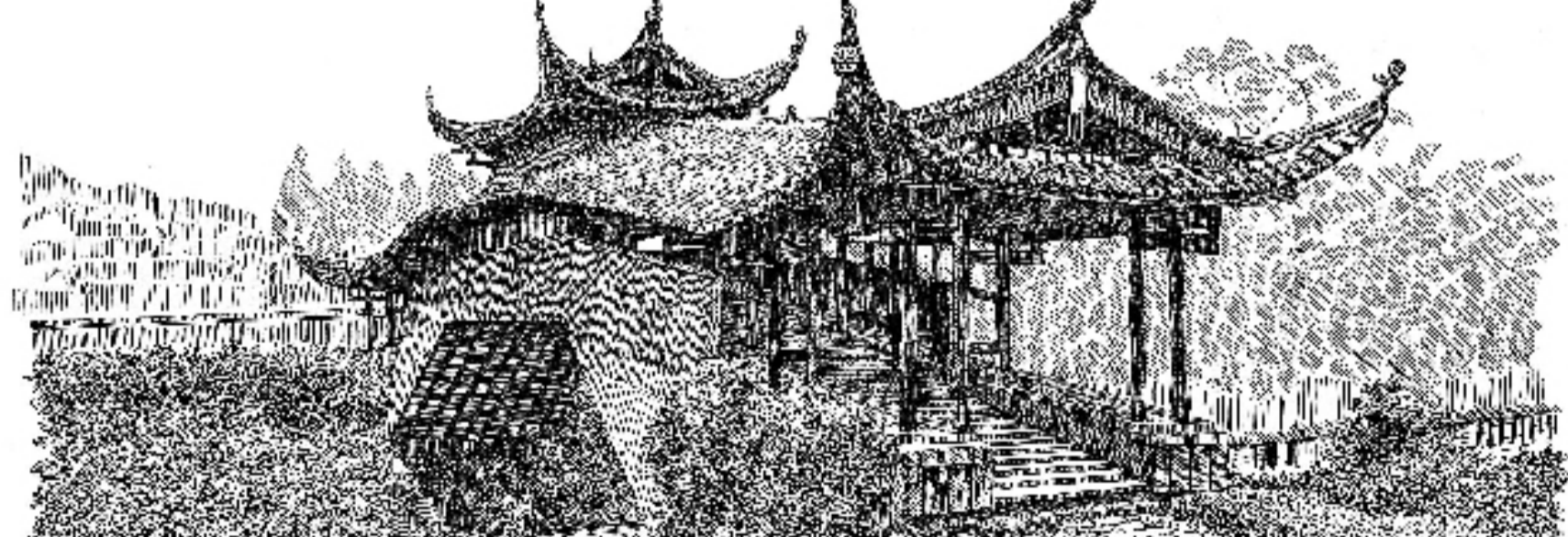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，钢笔画虽然小众，但艺术感染力很强，能让人看见不一样的美。”麦浪说，而真正让他全身心投入温州古建筑创作的，是一次偶然的发问。

2017年，麦浪在温州文化驿站分享钢笔画创作，直播画面被当时的温州市



温州画家麦浪用一支钢笔为古建筑“存档”

打捞建筑的精气神



麦浪钢笔画作品《泰顺廊桥之泗溪溪东桥》(局部)。

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文物保护考古所所长董姝看到。董姝看完后托人传话：“你画了杭州，为什么不画画温州的古建筑？”

这句话击中了麦浪，“我觉得自己要做点什么，留住古建筑之美”。他没有犹豫，很快就开着越野车进行实地考察，他用3年时间跑遍温州古村落——楠溪江的鹅卵石墙温润如玉，大罗山的花岗岩粗犷如山骨，洞头民居的瓦背上压着石头……在乐清白石街道上坵村，他遇见一座民国时期的门台：通体青石结构，门楣上隶书“爱吾庐”三字，两侧楹联刻着“出门流水住，回首白云多”，将诗意镶嵌在石头上，意蕴悠长。

“古建筑不是冰冷的石头，”麦浪说，“它们把主人的理想，一笔一画刻进了时间里。”为了还原建筑的每一处细节，这幅8开作品，他画了整整20天，将门台上方的戏人物浮雕逐一细致描摹、复刻。

2018年，他带着首批36幅温州古建筑作品在温州开展。一位市民站在画前久久驻足，喃喃道：“这是我结婚的房子。”也有观众感慨：“你画里的温州古建

筑这么美，我以前竟没发现。”

那一刻，麦浪意识到，有些东西正在苏醒。

线条背后的“慢”精神

麦浪的钢笔画不追求逼真得“像照片”，而注重呈现建筑本真的气韵，在他看来：“艺术要做的是提炼，把一座建筑的精气神从岁月里打捞出来。”

这份“提炼”，让他的作品有了独特的风骨。麦浪惯用0.1毫米、0.2毫米的超细针管笔，以细密线条层层堆叠成型，一幅作品往往需要耗时四五天才能完成。在这个什么都求快的时代，他选择了一种“慢”的创作方式。

2019年2月，麦浪应邀前往意大利都灵交流办展，带去15幅温州古建筑钢笔画。在都灵美术学院，一位女教授仔细端详他的作品后感叹：“我惊讶的不是你的技艺，而是你作品里那种‘慢’的精神。”这句话让麦浪心头一震，原来人们读懂了那些藏在细密线条背后的专注与时间。



艺人艺语

在快节奏的时代，钢笔画是对“慢”的一种坚守。

麦浪。

在都灵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，他每天背着画夹上街写生。在都灵圣卡罗广场，他点上一杯咖啡，坐在咖啡馆描摹对面的钟楼。两个小时他准备买单时，咖啡师却摆摆手：“你是画家，我请你喝。”

那年2月底，麦浪的“中意古建筑钢笔画展”在都灵市顺利举办。不少当地市民被画中的温州古建筑风貌吸引，说要把温州加入中国旅游的行程单中。此后，他的作品还被运至意大利伽维拉诺市，参加中意艺术家联合展。一支钢笔，